



《当代》书丛

白麦



董立勃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白麦

董立勃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麦/董玉勃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7. 10
(《当代》书丛)

ISBN 978-7-02-006291-1

I. 白… II. 董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52664 号

责任编辑:周昌义 徐子苕 装帧设计:何 婷
责任校对:王玉川 马中颖 责任印制:王景林

白 麦

Bai Mai

董立勃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83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8.875 插页 2

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8000

ISBN 978-7-02-006291-1 定价 1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第一章	沙暴过后乱云飞	/ 1
第二章	打开窗子说亮话	/ 11
第三章	有一种哭声像阳光一样	/ 23
第四章	风中弥漫着干草味	/ 42
第五章	石头也会被水冲走	/ 55
第六章	半个月亮慢慢在爬	/ 67
第七章	清水河里有泥沙	/ 79
第八章	旗子像火一样飘	/ 94
第九章	秋风不知落叶多少	/ 104
第十章	大风过后又下大雨	/ 120
第十一章	正午的太阳有些毒	/ 133
第十二章	穿过纱一样的雾	/ 167
第十三章	枯了的芨芨草不会死	/ 184
第十四章	再硬的玉石有时也会碎	/ 200
第十五章	寒雪中有一片暖阳	/ 229
第十六章	再黑的天也会变亮	/ 253

第一章 沙暴过后乱云飞

1

白麦和白豆是一个村子的，好得比亲姐妹还亲。

到了新疆，白麦留在乌鲁木齐，嫁给了当官的老罗。白豆去了下野地，先是要嫁给赶马车的杨来顺；后来又要嫁给打铁的胡铁；再后来，一个姓马的营长看上了她。就在马营长准备娶她时，白豆在一个雨夜，被人拖进了玉米地，失去了身子。

在白豆失身的玉米地里，发现了胡铁刀子，胡铁就成了强奸犯被送进了劳改队。一看白豆不干净了，马营长不娶了，改娶了别人。赶马车的杨来顺站了出来，把白豆娶回了家。

所有这些事，白麦没看见，却全知道。因为，白麦和白豆一直在通信。白豆先在信上说了，胡铁是冤枉的。说杨来顺喝醉了，把真话说出来了，说玉米地的事是他干的。起初白豆还不信，想着是杨来顺说酒话。但杨来顺说，不但把白豆那个了，还把白豆包里的三个红鸡蛋给吃了。一说红



鸡蛋，白豆就信了。因为，那天去六队看翠莲，翠莲刚生了个儿子，煮了不少红鸡蛋，白豆走时，就给白豆口袋里装了三个。这个细节，白豆都忘了，杨来顺不说，她也想不起。

后来没多久，杨来顺把白豆离了，理由是白豆不生孩子。正好翠莲的丈夫死了，就把翠莲娶了。知道了强奸真相，白豆去找领导。领导问杨来顺，杨来顺一翻脸，不认账。没有别的证据，只好还把胡铁关在劳改队。白豆气不过，到处告状，替胡铁翻案。可没有啥用。走投无路，就写信给白麦，白麦就求老罗过问，老罗答应过问，只是一时半会儿还没有结果。

天上下着雪的一天，白豆来到了乌鲁木齐为胡铁翻案。找到了白麦，也见到了老罗。老罗对白豆很客气，安排白麦好好招待白豆。老罗还表示，一定会让有关部门查个水落石出。

白豆高高兴兴走了，白麦替白豆记着，有空就会问老罗一句。老罗先是说，正在查。听到白麦问多了，就有点烦。说干什么事，都有个过程，别说是破一个案子了。再说了，好多重要的工作都忙不过来，总不能让大家啥都不干，就去为这么个破事奔忙吧。一看老罗发火了，白麦就说，我也不是催，我是想，白豆会着急呢。老罗说，她急什么急，又不是把她冤枉了，把她关进了劳改队。白麦说，这个事，不光是胡铁的事，听白豆说话的意思，她好像和胡铁好上了。老罗说，什么？和一个劳改犯好上了，怎么这么没原则？快给白豆说说，别干傻事。

秋天，老罗到基层检查工作，白麦听说要去下野地，就

跟来了。到了下野地,住在师部。开荒营离师部还很远,不能马上见到白豆。老罗说安排好了,开完了誓师大会,让人带着白麦去看白豆。

很多老部下来见老首长,把老罗忙得不行。白麦怕老部下们拘束,客气两句,独自走到屋子外面。秋天的天很蓝,看起来又大又高,还有大雁向南飞。吹来的风,十分凉爽。阳光照在身上,像披了件衣服,觉得很舒服。白麦的心情很好。看到远处站了一个年轻人,站得很直,一动不动,像棵没有枝杈的树。白麦闲着没事,走了过去。

白麦问年轻人为什么站在这里。年轻人说他在站岗。问站什么岗。他说保卫首长。白麦明白了,他是警卫。老罗走到什么地方,都有警卫。有些警卫站在老罗身边,还有些警卫,会站在远处。这个年轻人,属于站在远处的一类警卫。

和警卫用不着说那么多话。可白麦没有事,心情又好,就多说了几句。她问了年轻人的名字。年轻人说他叫李山。又问年轻人老家是什么地方的。年轻人说他是东北人,当兵后转业到这里来的,刚来时间不久,还不到一年。

白麦知道东北。村子里年年都有人去闯关东。东北好多人老家都是山东。问李山老家是不是山东人。李山说是。一听说李山老家是山东人,白麦想说的话又多了起来。对李山说咱们是老乡。问李山结婚没有。李山说还没有。问李山多大了。没想到这个李山和自己一样大。想问问李山是哪个月份生的,可想了想还是没有问。白麦说,不小了,该找一个了。李山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,说谢谢首长关

心。

这时老罗的秘书来了，喊白麦去吃饭。说首长们坐好了，就等她。

2

下野地农场的秋收誓师动员大会，是个每年九月都要召开的盛大集会，是和平年代最重要最豪迈的大会。不过，能有老罗这么高级别的领导参加这个大会，还是头一次。因此，老罗就自然地成了这个集会的主角。

只是，就在一部大戏快要剧终时，主角换成了别人。

新换的主角是胡铁。胡铁是个强奸犯，正在劳改中，但却登上了秋收誓师大会的台子，把主角老罗挤到了一边，并且用他的方式，给这幕大戏安排了一个让人意外的结局。

胡铁摘下草帽，大家才知道这个人不是上台来宣誓表态的。胡铁说，我叫胡铁，是劳改队的劳改犯。白麦也才知道白豆喜欢上的男人是这副生铁般的模样。胡铁说，我从劳改队跑出来参加誓师大会，只想给大家，给首长，给各位兄弟姐妹，说一句话。我是冤枉的，我没有犯罪。

和胡铁一同上台的，还有一人。胡铁揭开他的草帽，大家又惊呼了一声，认出这是杨来顺。胡铁抓着杨来顺的胳膊，杨来顺低着头，把脸朝向了地面，让大家看不到他的脸。可他的嘴张开了，从嘴里发出的声音，大家全听见了。

杨来顺说，那天晚上，在玉米地里，是我，把白豆那个了。

胡铁对台子下的人说,大家都听见了吧,又转过脸,对着主席台上的人说,各位首长也听见了。请你们马上还我的清白。我有老婆,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,求你们让我回到她的身边。

白麦没有想到,胡铁一下子跪到了地上,朝着老罗和一群大大小小的首长。

更让白麦没有想到的是,又有一个人走到了台子上,和胡铁一起跪了下来。

这个人是个女人,这个女人是白豆。

看到白豆,白麦的心被狠狠地揪了一下。

多大的会场,那么多人,一下子没有了声息。这寂静,让天低了,让地大了,每一个立于天地间的人,好像被什么东西挤压着,拼命地呼吸,也觉得喘不过气来。

大家看看跪在地上的人,又看看坐在台子上的人,准确一点说,看台子上的人,只看一个人,看那个只有一只眼的老罗。

连白麦也看着这个只有一只眼的老罗。老罗见过白豆,知道白豆是谁,他应该知道说几句什么话,而说这几句话,对他来说一点儿也不难,就像是拿起他面前的那个茶杯,喝一口茶那么简单。

白麦终于等来了老罗的讲话。老罗看着杨来顺说,把这个流氓抓起来,送进劳改队。马上冲上来两个带枪的人,把杨来顺的胳膊扭到背后。杨来顺的脸色顿时灰白如土,如同那种不长草的碱土。

听着台下热烈的掌声,老罗又把目光转向跪在地上的



胡铁和白豆。虽然没有马上开口，白麦也知道他要说出的是什么话了。只要老罗把话说完，白麦马上就去扶起白豆，好好和白豆说说话，鼓励白豆好好准备新的生活。

所有的人，都和白麦一样，都听到了老罗心里的话。他们憋足了力气，要为首长的这句话死命地鼓掌。

老罗说话了，很平和。你说你被冤枉了，看来，是冤枉了你。

说了这一句，老罗没有马上往下说，而是停了下来。急得白麦的心快要从嗓子眼跳出来，恨不得站到老罗身前，替老罗把下面的话说出来。

终于，老罗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，像一串雷从天边滚过来，在会场的上空炸响。

但是，你还是要回到劳改队去，因为你又犯了新的罪，你目无国法，越狱逃跑，挟持人质，冲击会场，把秋收动员誓师大会，变成了你个人的翻案会。你破坏了社会主义建设，你犯下了反革命罪。

老罗一拍桌子，指着胡铁大喊起来，把这个现行反革命押下去，等候判决！

抓胡铁的时候，胡铁发出一声长长的惨叫。那种撕心裂肺的凄厉，白麦从来没感受过。不仅白麦，听到这一声惨叫的下野地的人们，到死都不会忘记。

惨叫声中，天昏了，地暗了，沙尘暴来了。

沙尘暴过后，台上没有了胡铁的影子。只留下胡铁的小刀，留在一个人身上。这个人本该是老罗，有人扑了过来，挡在了他的前面，替他挨了那一刀。

替老罗挨刀的是陈参谋。把陈参谋送到医院不久，白麦听到陈参谋牺牲的噩耗。

3

把秋收誓师大会，变成了翻案大会，变成了凶杀大会，这件事就发生在大白天，发生在那么多干部群众的眼前，不仅是下野地从来没有过的事，而且是全边疆从来没有过的事，要多严重有多严重。

而且，破坏秋收誓师大会，杀害革命干部的凶手还畏罪潜逃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

马上开会，老罗亲自主持。

开完会，老罗回来了。白麦问会议结果，老罗说，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。白麦说，什么意见？老罗说，确定了胡铁犯罪的性质。白麦说，什么性质？老罗说，当然是现行反革命罪和杀人罪了。

老罗要白麦收拾一下，准备回城。白麦说，我不回去，我还没见白豆。

老罗说，出了这个事，你还是不要见她了。

白麦说，出了这个事，我更要去见她了。

老罗走了，白麦没有走，白麦没有住在招待所，白麦说，我要住到白豆家去。

老罗不在了，白麦说话，干部全当老罗说话一样听。白麦一说要去白豆家，马上派车送白麦去开荒营。

车子停在招待所门口。

听到车子马达响，白麦走出来，一看开车的人，白麦愣住了。

白麦认识这个人，和这个人说过话，知道他叫李山，那天闲着没事，吃过饭散步，遇到了他，和他说过几句话。

李山站在白麦跟前，喊了声首长，敬了个礼，请白麦上车。

白麦说，怎么派了你来？

李山说，我也不知道，让我来，我就来了，如果首长对我不满意，可以换人。

看着李山那一脸严肃的样子，白麦想笑。

上到车里，看到车里的座位上横了一杆枪，白麦说，拿枪干啥？

李山说，我的任务不但要把你送到你想去的地方，还要保卫你的安全。

白麦说，用得着吗？

李山说，领导说，这个地方还有土匪，还有流窜犯，还有劳改犯，他们什么样的坏事都干得出来。

白麦说，真遇到坏人，你能对付得了吗？

李山说，我当兵，当的是侦察兵，不但会打枪，还会开车，还会擒拿格斗。

听李山这么一说，白麦明白为什么要派李山来了。

车子在土路上走。好长时间没下雨了，路上全是虚土，

车子走在上面，带起的烟尘，飞起了很高。

车子没有直接开到白豆家，头一次来，不知道白豆家，车子先开到了营部。

一看白麦来了，马营长迎了上去。马营长要亲自带白麦去，白麦说不用了。看到马营长身后站着吴大姐，白麦说，让这位大姐给指个路就行了。

一看白麦让她陪，吴大姐有点激动，不等马营长说行，马上挺身而出。白麦问吴大姐远不远。吴大姐说不远，也就是个几百米。白麦说，那就不用坐车了，我们走着去就行了。

让李山开车回去，没想到李山说，我不能回去。我得执行命令，保卫首长的安全。

一听李山这么说话，就知道这是个死脑筋的人，说多了没有用，白麦不再说了，让吴大姐带着她走路，听凭李山开着车，远远跟在后面。

吴大姐是个热心肠，不但给白麦带路，还给白麦说了好多话，说的全是女人的事。

吴大姐是管妇女工作的，下野地女人的事没有吴大姐不知道的。吴大姐知道，说别的女人的事，白麦不想听，就一个劲给白麦说白豆的事。

有些事白麦知道，白豆在信上说过，去城里找她时说过。可有些事，白麦不知道。比如说，关于白豆的肚子挺起来的事。



前边有一片土房子。离土房子还有几十米,白麦停下来,问吴大姐哪一间房子是白豆的。

吴大姐指着一间门口垛着一些柴火的房子说,就是这间。

白麦对吴大姐说了声谢谢,不让她送了。

吴大姐说,我把你送进屋子吧。

白麦说,不用了。

白麦不想在见到白豆时,有别的人在跟前。

第二章 打开窗子说亮话

1

推开门，一眼就看见白豆。

白豆坐在床上，坐在窗子前，阳光照进来，照在白豆身上。

听到门响，白豆转过脸，看到了站在门框里的白麦。

白豆没有马上从床上跳下来，去拉白麦的手，也没有激动地叫白麦的名字，去抱住白麦的肩。白豆还那样坐着，脸上的表情还是那个样子，好像早就知道白麦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她面前似的。

白麦一下子跳到了床上，抱住了白豆。

一路尘土飞扬，白麦脸上身上全是灰。白麦说，我得洗个澡。

白豆说，我给你烧水去。白豆站起来，有点费力气。白豆的肚子，鼓得像在衣服里塞了个枕头。白麦看着白豆的大肚子，白麦让白豆坐着不要动，白麦说，快生了吧？



白豆说,还有一个多月。

白麦拿出一堆东西,有红糖,还有小孩子穿的衣服。

水烧好了。

把热水倒在一个大木盆里。白麦脱了衣服站到里面洗了起来。白豆也不走开,站在一边看。白麦也不在乎,在村子里,两个人老在天黑了,跑到河里脱光了洗澡。

白豆说,你还是那么白。

白麦说,再白,也没有你白呀。

那个时候,两个人比过,也怪,看脸,白麦比白豆白,可比身子,白豆真比白麦白。

听白麦说她白,白豆说,早不是那样了。看白麦不信,白豆掀衣襟,露出肚皮来。

白麦一看,吓了一跳。黄一道,黑一道,乱乱的,像西瓜皮。

白麦说,咋成了这个样子?

白豆说,女人一怀孩子,都这样了。

说着,再把衣服往上掀,露出奶子,奶头成了一颗紫色大枣。看得白麦一愣,不由低下了头,去看自己,一看,真不一样。什么东西都不能比,身子也一样,女人最怕比,女人的好和不好,全是比出来的。肚子里怀着一个孩子的女人,和一个从来没有生育过的女人更不能比。白麦的奶子是刚出笼的白馒头,只是奶头上缀了颗红葡萄。白麦的肚子上连一道头发那么细的纹都没有,水在上面流过,结出许多细密的水珠,每一颗都放出光亮。

白豆说,你就是好看。

这话白麦听了,并不会真高兴。都说女人是花,开花了,不是为了好看,不是为了散发香味,是为了能结出果实。不能结出果实的花,再美丽也没有用。

白麦也想让自己的肚子,变成西瓜皮一个样,可她只能想想,想了也是白想。再说了,这个时候不是想肚子想西瓜皮的时候。

2

天黑了,两个人躺在一个被窝里。白豆拿出了新褥子、新被子,铺到床上让白麦睡,白麦不睡,一定要和白豆盖一床被子。

白豆说,怀了孩子的女人,身上的味怪怪的,你闻不惯。

白麦说,你身上的什么味,我都闻着香。

白豆说,你就是会说话。

白麦说,你跟我走吧?

白豆说,我不走。

白麦说,我会给你安排好的。

白豆说,我不走。

白麦说,吃的住的还有工作你都不用操心。

白豆说,我不走。

白麦说,你是不是恨我?

白豆说,不恨。

白麦说,你是不是恨老罗?